

## 科普文学

## 卫生的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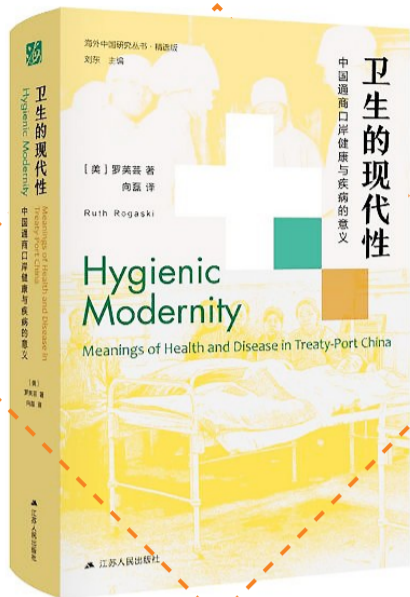
林 颐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10月)先后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等奖项。该书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罗芙芸在多年研究中国清代与近代历史,以及东亚的近代医学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罗芙芸将中国近代卫生史研究置于“现代性”的命题下去思考这一研究的宏观背景与深层根源,为此,她选择了天津作为落脚点,不仅具有内在合理性,而且撕开表层深入了肌理。

罗芙芸说,她最初选择天津作为研究点,是因为它是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医学“第一”之乡。天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医疗市政机构(1902)的城市,这是新政时期由袁世凯创办的。天津也拥有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式医学院——北洋医学堂,它于1880年由英国传教士建立,1888年被清政府接管。而且,使这些医学“第一”更为有趣的,是其发生时中外交通的特殊背景。

罗芙芸的研究放置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大背景里。该书讲述了在形塑中国人的强种认知和将之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医学卫生书籍及其所打造的阅读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格致学院的创始人、英国



学者傅兰雅翻译了一批卫生著作,用化学解释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互动,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及中医理论造成了很大冲击。中国学者梁启超、郑观应等人成为了这些译著的拥趸读者和积极的传播者。

以中国卫生的“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医学知识的认知或医疗卫生制度本身,都引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知识和制度。“卫生”一词,最初就是日语词汇。这些知识与制度本质

上是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基础。罗芙芸陈述了欧洲的卫生历史及其世界范围的扩展。传统社会起初难以接受西方科技与制度,又有在其中寻找强种变国动能的渴求。卫生,正是两种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场合相撞发展出来的新的“混合体”之一。

罗芙芸认为,天津的卫生进程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天津是义和团事件中后果最严重、毁坏最大的城市,列强进驻天津之后需要防止各种疾病的暴发,由此催生了清廷卫生官署的成立。现代卫生要求城市景观进行功能性分离区划,特别是饮用水、下水道、粪便等的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让卫生之道变得本土化,一个独立自主、拥有卫生现代性的国家理想,从此成为人民的普遍信念。

在结语部分,罗芙芸总结强调了以下几点:卫生是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大量关于中国缺陷和西方优越的修辞都围绕着现代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展开;日本为中国观察者提供了一种非白人的现代型模式,一种由亚洲人创造的对欧洲道路的模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卫生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

## 喷泉

王行水

一些水在池子里短距离转圈子  
它们从管道走出从地下走出  
从寻常的缄默时光走出  
试探着告别隐忍的道德经  
告别宿命的水往低处流  
在某种音乐和灯光的怂恿下  
一跃而起,蹦跳不断  
冲刺出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还不断变幻形状和花样  
垄断了整个舞台的主角  
谁在天地间舞动双臂神秘指挥  
音乐喷泉的群舞翩跹迷人  
缥缈的花朵,纵情的欢乐  
每逢入夜时分每逢佳节来临  
绽放得璀璨夺目美丽辉煌  
当柔情之水完成对自我的挑战  
古老的老庄哲学获得了新的硬笔书写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球,少年(组诗)

刘泽安

一个球,在少年的心中  
那不是个球  
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爱好  
是一种兴趣是一个课外练习  
或者说,什么也不是  
只是一个小小的球

一个乒乓球,小小的圆圆的  
在球台的左边右边  
是球台的上上下下  
一对一二对二  
论论分数,算算输赢  
一个不服输  
另一个,捧着拍子笑哈哈

一个乒乓球,把两边的同学  
粘得死死的  
左边的挥拍  
右边的拍手  
不争论不行,争论太多不行  
找一个网子  
把他们隔断在两边  
河的两岸,就永远  
不可能相见,只能相望

一个足球,那就不是左右的交锋  
是面对面 脚碰脚  
二十多个少男,或者少女  
围着它 从南往北  
或者从北向南  
有时候也不分南北  
反正一方冲锋 另一方防守  
一方防守 另一方冲锋  
围着一个足球  
拼啊 跑啊 冲啊  
也许没有想过  
什么意志 什么精神

乒乓球 足球  
少男少女在学校常见的球  
什么棒球呀,很少见  
偶尔也打一打排球  
把乒乓球握在手上,把足球放脚下  
勇敢去面对生活,走向远方



## 碓窝,碓窝

黎 杰

我们叫碓窝,从不称石臼,“石臼”很书面语,而“碓窝”很难认,很难写。堂哥考我,说,老师,你把“碓窝”两字写给我看看。我哈哈一笑,这有何难?但我搜肠刮肚把念dui音的字过一遍,才发现错了,真写不出。是的,我压根儿就没思考过这两字的书面表达。我窘了,一张脸绯红。马上查字典,翻出所有读dui的字,一个个辨认分析,最终确定是这“碓(duì)窝”两字。过后,我打电话告诉堂哥,堂哥淡淡说,能写出来就行。后来我想,堂哥可能也被人考倒过,才产生要考考我让我也出洋相的想法。后来,我也用此法考过人,不过,不论答对答错,我都没了要考倒别人的兴奋劲了。

毕竟,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后来我读到陆游诗《村舍杂兴》“雨急钟微度,溪湍碓自舂”方知,还有水碓碓窝。山涧雨急,溪流淙淙,冲激一方石磨,石磨转动,带动一根木杵,对着碓窝自动舂。再后来,我又见到用脚来舂碓窝的,一根柱子架一根木杠,杠一端装一块圆石头,用脚踏另一端,石头就起落,碓杵就开始舂了。相较于手舂碓窝,水碓窝和脚碓窝都省力,碓窝升级换代,体现劳动人民大智慧。

有碓窝,必有乡愁。宋人赵蕃《闻春》写得有趣:我居田野间,余米如赁佣。晴天得晒暴,雨日还燎烘。昼役薪水事,故尝多夜舂。簸之有余谷,



再以瓶麴充。时时付手碓,玉粒胜腐红。赵蕃是政府官员,是诗人,他对乡村深爱,不居官衙长住乡间,白天行衙事,晚上回家舂谷。他家碓窝是手碓,他将谷物舂好后,还用簸箕筛,这样的乡村生活是诗人追求的终极境界,难道不乡愁?

碓窝种类多,有机碓、翻车碓、斗碓、踏碓、推碓等。不过,光阴流转,时世变迁,岁月轮换,碓窝被取代必然,荒废也必然。但碓窝永在。碓窝是美的,这浸透光阴和沧桑的老物件,陪伴着曾经的村子在一起古老着。

碓窝是村子的魂。推窗不见山,雪落不见堆。城里住久了,就想回乡下住。择一冬天,弄一石碓窝烘笼,与亲人围笼聊天,摆龙门阵,岂不好?

去江边,晒点太阳过冬。

选一石头坐,或择一草坪躺,懒懒晒,看阳光慢落,落山峦,落苇丛,落枯柳枝,夕阳特大、特红,像极一块红火炭要把芦苇花儿或枯柳枝点燃。看着看着,我竟将夕阳想象成早年老家石碓窝烘笼里燃烧的火炭,热烈地发暖光。

冬闲,适宜围炉而读,读到一“舂”字,我想起一事,为此字,我曾闹过笑话。年少乱认字,误将“舂”认作“春”,并大声念,被同学大声武气笑话为别字先生。事后,我查了,此字念chōng,不读chūn。再翻其字义,意为把东西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使破碎或去皮壳。乳钵是什么玩意儿,不知,但石臼我懂,碓窝嘛。

“舂”字太会意了,上半部分舂字头,三个人嘛,下半部分臼字,指石臼,当然上半部分也可理解为丰。于是我眼前浮现一幅冬景图:三人挽袖抡杵,站石臼边,围着石臼舂谷子或舂糯米,村子里回荡着“嘭——嘭——嘭”的沉闷声,舂谷子是稻谷脱壳,壳破米香,舂糯米是打糍粑,糯米越舂越香,越软越糯。舂字其实是由石臼舂粮食衍生出来的一动作。

再说粗犷而古老的碓窝。在我们村,碓窝是家庭重物,标配,家家有。村子坐落在山沟,石多,去后山选一块一米见方大石,把石头凿成上大下稍小的斗状,四面修成竖斜交叉条纹,再从斗形宽口面用凿子挖一个圆形碗状深窝,窝大小能盛一升余谷子。碓窝重,立屋檐墙角处,稳稳的。回老家,见石碓窝仍在,窝里还有一碗水,汪汪的。石碓窝里斜插一碓杵,碓杵用碗口粗柏树做成,碓杵舂久了,一头就会又光又滑又亮。